

和 幽 灵 一 起 进 入 惊 心 之 旅

SAVING

FISH

FROM

DROWNING

沉没之鱼

(美)谭恩美◎原著 蔡骏◎译写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(GROUP)
北 京 出 版 社

Saving Fish from 沉没之鱼 *Drowning*

(美) 谭恩美◎原著

蔡骏◎译写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:01-2006-5057

Copyright © 2003 by Amy Tan

First published by G. P. Putnam

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by Sandra Dijkstra Literary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沉没之鱼 / (美) 谭恩美原著; 蔡骏译写. —北京: 北京出版社,
2005

ISBN 7-200-06599-4

I. 沉… II. ①谭…②蔡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02476 号

沉没之鱼

CHENMO ZHI YU

(美)谭恩美 原著 蔡骏 译写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

北 京 出 版 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880×1230 32 开本 11 印张 250 千字

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75 000

ISBN 7-200-06599-4/I·979

定价:25.00 元

质量投诉电话:010-58572393



·
·
·

序 言

—

两年前的一个凌晨，我做了个怪异的梦，梦见自己来到了一片热带国土，那里有金色的佛塔、黄袍的僧侣、颓败的古宫殿，还有身披铁甲的战象。我意外地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君主，被臣民们尊称为“RAJA”。梦中的我似乎全知全能，这个国家的一切历史都呈现于我的眼前，我既能作为国王指挥千军万马出征，又能潜入某个农夫心底体验他的生活和爱情。在征服了南方无数国家和民族之后，这个国家却又神秘消亡，最终隐没于藤蔓缠绕的“无名之地”。

这个梦一直纠缠着我，甚至让我构思了一篇小说，有个古怪的标题《RAJA RAJA》（RAJA 是南亚和东南亚古代对君主的称呼）。几个月前，当我拿到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新书《沉没之鱼》的基础翻译稿时，才发现两年前的奇异梦境，竟已隐藏在这本 2005 年出版的美国畅销书中了。我怀疑小说主人公陈璧璧也许真有其人，她的幽灵也许真的向我托过梦。正如在《沉没之鱼》的开头，谭恩美因避雨意外地来到“美国心灵研究学会”，进而发现了陈璧璧幽灵的自述。我也是因为这个两年前的奇异的梦，才决定要完成本书中文版的译写工作。

《沉没之鱼》的主人公是个幽灵——六十三岁的美国华裔女性陈璧璧，她是旧金山富有的社交名人，经营着一家东方艺术品商店。从小说开头第一页起，主人公便已莫名其妙地死了，警方认为这是一起凶杀案，然而却找不到真凶的线索。陈璧璧生前计划带领她的一群朋友，从中国的丽江开始，然后进入东南亚某古国游览。虽然作为领队的她在出发前夕意外死亡，但她的朋友们仍然按照原计划起程。陈璧璧便以幽灵的身份，跟随着朋友们的脚步，一同来到丽江和东南亚，讲述他们一路上发生的离奇事件：因为无意中侵犯了云南的一座寺庙，他们遭到了村长的诅咒。在更改行程进入东南亚后，这些美国游客又被丛林深处的部落绑架。原因却是游客中的一个男孩，被部落认为是救世主“小白哥”，他们需要这个男孩来拯救他们。这些美国游客的失踪，在西方和东南亚引起了政治、新闻、社会等各方面的角力，游客们成为新闻宣传的牺牲品，他们的命运被全世界牵挂……

二

1952年，谭恩美（Amy Tan）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，她的父母于上世纪40年代移居美国。父亲出生于北京，是一位浸礼会牧师，母亲出生于上海。

在谭恩美十几岁时，她的父亲和十六岁的哥哥因脑瘤相继去世。悲伤的母亲认为家里不吉利，便把谭恩美和弟弟送往瑞士。母亲还告诉他们一个秘密：她在中国有过一桩不幸的婚姻，并有三个女儿，但在离开中国后再没有见过她们。这个秘密深深震撼了谭恩美，她对母亲的看法也彻底改变。

多年后，回到美国的谭恩美爱上了写作。1986年，谭恩美的写作老师把她的几篇小说寄给了一位文学经纪人。对方立刻被谭恩美的小说吸引，并建议将这些小说合成一本书。第二年，谭恩美的长篇处女作《喜福会》（The Joy Luck Club）成了各大出版商的竞争对象。

1989年，《喜福会》横空出世，连续四十周登上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排行榜，销量达数百万册，获得了“全美图书奖”等奖项。评论家认为谭恩美创造了女性文学的一个新流派。几年前，我曾看过《喜福会》的电影，为片

中人物的喜怒哀乐而深深感动，遂认定谭恩美是美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。“喜福会”——这个充满中国味的名字，是四个中国母亲操办起来的聚会。谭恩美以女儿的口吻出发，讲述与母亲浓浓的情意。四个母亲都想让孩子成为中国式的女儿，却发现女儿们成为了真正的美国人。中国母亲经历了故乡与异国迥然的环境，她们的悲欢离合既是所有中国母亲的故事，也是全人类女性共同的忧伤。在美国女儿们发现中国母亲往事的同时，也发现了自己身上的“中国基因”流淌在血液中永不磨灭，给母女深情烙上了浓郁的故国情怀。

1995年，谭恩美开始创作《接骨师之女》(The Bonesetter's Daughter)。《接骨师之女》几乎可算是家族自传，主题仍然是母女间特殊的感情。1999年，她深爱着的母亲因老年性痴呆症去世，次年她完成了这部记述母亲的长篇小说。她的另一部作品《灶神之妻》(The Kitchen God's Wife)也是以母亲成长背景为蓝本的小说。如谭恩美自己所说，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，都在发掘她的母亲和家人的故事。

出生于上海的母亲，深刻影响了谭恩美的写作。从上世纪20年代起，母亲就不断用文字记录内心的情感。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：“作为女人需要熟悉自己的母亲，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祖国是中国。”这是母亲留给儿女们的珍贵财产。

谭恩美是目前美国一线的畅销作家，也是全球知名度最高的华人作家之一。她定居于旧金山，多年来一直勤奋地写作，她把很多版税收入捐献给了慈善机构。她在回忆自己的一生时说：“我是中国母亲的女儿。”

三

《沉没之鱼》是谭恩美最新的长篇小说，2005年10月由美国兰登书屋出版，甫一问世便登上了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排行榜，且上榜第一周即冲入十甲。

谭恩美以往作品都以美国华裔家庭为背景，主题永远是母女间的亲情关系，但这部《沉没之鱼》却与她的一贯风格大相径庭。故事的叙述者虽然还是一个华裔女性，但主要人物都换成了美国白人（除了维拉与朱玛琳），故事的背景也换到了遥远的东方、神秘的东南亚古国，还有隐藏在丛林中的部

落。作品的主题也不再是家庭以及母女关系，而是一群美国人在旅行中遇到的离奇事件、风土人情和文化冲突。

美国评论界把《沉没之鱼》定义为“幽灵小说”，自然是因为小说的叙述者——陈璧璧在故事开头即已神秘死亡，全书自始至终她都是一个幽灵，以死人开口说话的方式，向读者叙述美国旅行者们的遭遇，以及陈璧璧自己的内心世界。姑且不论这种写法以往是否有过，但可以看到谭恩美对小说创新的探索，她绝非一个只会重复自己的作家，而是在不断寻找和尝试新的风格和故事。谭恩美习惯于第一人称的叙述，《沉没之鱼》亦不例外，而幽灵的好处就在于，她几乎像神一样全知全能，小说中每个人物的言行甚至思想，都逃不过幽灵的眼睛和耳朵。这就是谭恩美的聪明之处，如果是通常的第一人称，那么必然会受到视角的限制，仅能从一个人的视角出发单线叙述。而“幽灵小说”则突破了所有限制，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作者的想象力，“我”不仅是一个叙述者，而且还是一个“创造者”——谭恩美在一开始便已向读者说明，整部书是克伦·伦加德的一次“无意识创作”，而真正的作者则是陈璧璧的幽灵。

从故事内容上来看，《沉没之鱼》也是一部相当典型的旅行小说。从中国云南的丽江，到东南亚某古国，再到丛林中的部落，几乎包含了所有异域探险小说的元素。小说里有大量旅途中的风土人情，显然谭恩美是做足了案头工作的，书中甚至包括了很多食谱和植物的信息，内容之详细，以至于一般读者都可以根据本书来安排旅程了。我觉得这也是《沉没之鱼》登上《纽约时报》排行榜的原因之一，毕竟本书的主要人物都是美国人，英语读者也是本书的第一受众。谭恩美采用了这样一个古老的模式：来自文明世界的西方人，进入遥远而神秘的东方世界，因为政治、种族、文化等等差异而产生的误会，使他们遭遇了种种离奇事件。这一模式自凡尔纳时代起便层出不穷，詹姆斯·希尔顿在《消失的地平线》更是为西方人描绘了一个香格里拉的世外桃源。但这类由西方人创作的小说，在描写东方社会时往往很不准确，甚至是道听途说胡编乱造，是西方人想象中的被扭曲了的东方。于是谭恩美的东方异域就显得更加真实，因为她本就来自东方，她准确地刻画了当地的自然环境、政治生态和社会状况，抓住了东西方文化冲突最本质的一些环节

——这一点又得益于谭恩美以往作品的主题。《沉没之鱼》中陈璧璧的旅行团成员，都是来自旧金山的成功人士，代表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普遍趣味。当美国主流的思维，与其他文化发生碰撞时，便发生了许多妙趣横生的情景，其中也不乏幽默的笑料，而谭恩美则用心地将之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。

《沉没之鱼》是谭恩美全新突破的一部作品，但仍然能发现她以往作品的影子。如前所述，母女间的亲情是谭恩美不变的主题，即便本书中的母女关系已不再重要，但旅行团里还是有一对母女：华裔女性朱玛琳与她十二岁的女儿埃斯米。这是否也是作者自身的投射呢？毫无疑问，朱玛琳是全书中最完美的女性，这个单身母亲勇敢善良、光彩照人，令深爱上她的电视明星柏哈利相形见绌。但《沉没之鱼》最重要的一位母亲，却是整部小说从未出场的一位人物，她就是陈璧璧的生母。陈璧璧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，是富有的资本家的女儿，在马斯南路拥有一栋大房子。陈璧璧的生母是个小妾，因为父亲的妻子不能生育，小妾便担负了传递香火的责任。在生下最小的女儿璧璧后不久，小妾就因为糖尿病而死去了——璧璧甚至不记得亲生母亲的样子，只能从继母“甜妈”刻薄恶毒的口中认识妈妈。璧璧从来就没有享受过真正的母爱，因此她的童年是不完整的，这使她背负上了严重的心理阴影，永远都无法感受到爱——陈璧璧认为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悲哀。而这种人生最重要的情感，直到她死后成为幽灵，才渐渐在旅行的途中，从其他人的身上体会到了。所以，隐藏在整个故事之后的暗线，便是主人公发现爱以及认识爱的过程——这与谭恩美以往的《喜福会》、《接骨师之女》等作品是一脉相承的。

在《沉没之鱼》全书的结尾，每个人物后来的生活都有所交代，这倒是中国古典小说里常见的写法，比如《聊斋志异》总会写到主人公寿终多少岁，享受了多少幸福等等。谭恩美生动有趣的语言是她一贯的特色，而本书则将之发挥到了极致，可称是谭式风格的黑色幽默。她对旅行者们的机智讽刺，常能令读者们莞尔一笑，当然这与前述的文化冲突及误解有关，也与谭恩美的个性有关。她组织过一个名叫“滞销书”的摇滚乐队，其中包括斯蒂芬·金（Stephen King）和戴夫·巴里（Dave Barry）等著名的作家，他们常在美国各地巡回演出募捐善款。本书中也提到了斯蒂芬·金的作品，这是否

是谭恩美对这位恐怖文学大师兼好友的致敬呢？

四

本书可能是《沉没之鱼》除英文版原著外，最为重要的一个语种版本。因为谭恩美本人的华裔身份，以及书中主人公与中国的关系，都使现在您看到的《沉没之鱼》中文版，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。因此，谭恩美及本书的美国出版商兰登书屋，都对《沉没之鱼》中文版寄予了厚望。

众所周知，因为不同语言间的巨大差异，翻译作品一般都会有语言生涩等问题，阅读时常感觉像在吃被别人咀嚼过的肉。尤其是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，大多难以适应欧美原著的小说。许多经典的西方作品译成中文后，往往丢失了大半精彩之处。而越是语言优美的作品，在翻译中的损失就越巨大，这是十几亿中国读者的一大遗憾。

为使本书被更多中国读者接受并喜爱，最大限度减少语言障碍产生的问题，中文版《沉没之鱼》采用了一种特殊形式——第一步，先由译者完成基础翻译稿，原则只有一条：准确表达原著的每一句话及每一个词。第二步，再由中文作家用现代汉语的文学语言，将本书的基础翻译稿细致地改写一遍，在忠实于原著情节的基础上，使中文版的语言更加中国化，以适合大多数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，让更多的读者认识本书的精髓。

很荣幸由我担任第二道工序——即根据基础翻译稿译写《沉没之鱼》中文版。此时正值德国世界杯期间，我在看球之余（很遗憾我钟爱的阿根廷队未能进入四强），夜以继日地进行译写工作，甚至逐字逐句地推敲修改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深深体会到了中英文间的差异。基础翻译稿准确表达了原文，但英文作品常会反复出现一些词汇，比如“试图”、“希望”等难以计数。其实用汉语来表达的话，就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词汇选择。汉语也是一种极具审美性的语言，相比其他语种更适合表达文学作品，也使我的中文版译写有了更大的空间。

其实，此种翻译形式早已有之。近代中国有一位大翻译家林琴南（林纾），他本人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，不懂外文。林琴南先生翻译西方文学

作品，都是通过懂西文者口译原著，再由他以文言文记述一遍。经他之手翻译的作品，竟似重新创作了一遍，以典雅的文言文讲述欧美的故事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大多数西方经典名著最早的中文版本，都是由林氏的文言文所译，比如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（《茶花女》）、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（《黑奴吁天录》）等，总共有一百余种，堪称一绝。

原著英文名为《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》，直译为《拯救溺水的鱼》，为了让书名更贴近汉语，我将中文版书名译为《沉没之鱼》，如此也近似于原著之“溺水的鱼”。除了语言上的改写之外，我还对书中部分情节做了删减，原著一些较为冗长的内容，我做了一定程度的精简。此外，我增加了几部分内容，比如关于兰那王国简史的杜撰等。我还重新编排了章节，对原著进行了更加细化的分割，拟定了中文版各章节名称。总之，我尽最大可能让《沉没之鱼》中文版更适合国人阅读，让更多的中国读者喜爱这部作品。

五

《沉没之鱼》的主人公陈璧璧出生于上海，在马斯南路度过了童年时代——这条马路今天依然还在上海的卢湾区，只是路名改成了思南路。这条闹中取静的小马路很有名，北端连接着繁华的淮海路，一路上有许多上世纪30年代的法式洋房，周恩来、梅兰芳等著名人物，都曾在这条路上居住过。作为一个生于上海，长于上海的年轻人，我想我命中注定与本书有缘吧。更巧的是，我也曾在思南路上工作过几年，熟悉这条路上的很多地方，或许其中某栋老房子，便是陈璧璧一家住过的，她的亲生母亲、父亲和继母都曾在这条路上走过，还有那个永远孤独的小女孩。

蔡骏

2006年夏于上海

世上的邪恶差不多都源于无知，如果缺乏了解，好意可能和恶意带来的伤害一样多。

Albert Camus

一位虔诚者向他的追随者布道：“夺取生命是邪恶的，拯救生命是高尚的。每一天，我保证要拯救一百条生命。我将网撒向湖里，捞出一百条鱼。我将鱼放在岸上，它们翻跳着。不要害怕，我告诉那些鱼儿，我将你们救起，不至于淹死。一会儿，鱼儿安静下来，死掉了。是的，说起来很悲惨，我总是救得太晚。鱼儿死了。因为浪费任何东西都是邪恶的，所以我将死鱼拿到市场上，卖个好价钱。有了钱，我可以买更多的网，用来拯救更多的鱼。”

无名者



·
·
·

致读者

本书的创意源于一次电闪雷鸣。

那个夏日，我正走在曼哈顿上西区，暴雨毫无预兆地倾盆而下。

没有带伞的我被雨淋得像落汤鸡，狼狈地四处寻找避雨之处。忽然，眼前跳出了一幢褐岩色的房子，它有一扇闪亮的黑色大门，宛如阿里巴巴的宝藏，冥冥中召唤着我入内。

门口的铜牌上写着“美国心灵研究学会”。瞬间，我像被某种魔力所操纵，立刻便按响了门铃。

于是，在这天剩余的时间里，我如鱼得水般游入了学会的档案中。

这个档案室就像我还是孩子时走进的第一个公共图书馆，从地板到房顶塞满的古旧书籍，宛如思想与历史的墓碑，包裹在深蓝、紫色、褐色和黑色的布中，书名凹印于褪色的金字里。房间中央是高高的凳子、窄窄的木头桌子和装着索引卡的木柜。

在索引卡的“A-Ca”部分，我找到了“无意识创作（Automatic Writing）”这一条，描述的是“我们看不见的世界传来的信息”。这些语言包括中文、日文和阿拉伯文，据说是由根本不懂这些语言的人写下的。有些信息来自皇家和著名人物，醒目地贴有“经专家证实”的标签。

我对1913年到1937年间，一个圣路易斯的“普通的家庭主妇”珀尔·卡然收到的信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珀尔·卡然十四岁后再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，长大后接收到一个叫佩兴斯·沃斯的鬼魂传来的故事。据说佩兴斯是17世纪的作家，对古代口语和社会习俗有很深研究。珀尔·卡然使用了一种非中世纪的语言，不包含17世纪以后发生的错误，有一章是这样开始的：“露珠滴于昨日收获之田地之草叶上也。”如此的行文风格，人们有理由要么崇拜她，要么憎恶她。更让人惊奇的是，其中有一篇小说在三十五个小时内写完。

可是档案架上另一个文档更吸引我。文章通过一个叫克伦·伦德加的中间人写出，她住在加州的伯克里。她接收到的故事分成五十四个部分，来自一个叫“陈璧璧”的鬼魂。这个神秘的故事时而激昂，时而舒缓。

天哪，居然是陈璧璧！

这个名字令我震惊。

在我的家乡旧金山，有个很有名的华裔女人，同样也叫陈璧璧这个名字。她是当地的社会名流，在联合广场拥有一家叫“不朽者”的标志性商店，专门出售各种亚洲古玩。但她在2000年底离奇地死去了，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确切死因。

伦德加将陈璧璧描述得非常准确：“一个小巧活跃的中国女人，固执己见，绝不故作，喜欢热闹。”

我和陈璧璧有过数面之缘，但谈不上个人交情。我们在为亚裔群体的筹款会上打过招呼。她的名字时常在报纸的社会新闻栏中以黑体字出现，她的照片也经常被登出——衣着夸张，梳着五颜六色的辫子，戴着蜂鸟翅膀般的假睫毛。

克伦将陈璧璧所说的话，用铅笔记录在笔记簿上。开始是僵硬的符号和无意义的乱画，然后是一页页乱糟糟的字体，还有仿佛醉鬼写的潦草笔记，最后逐渐变成了清晰的书写。就像我在看一个脑死亡的人，突然苏醒过来时的脑电图；也像一个牵线木偶，被操纵者突然猛拽了起来。然而，一页页都是大量的感叹号和下画线，这是初习写作者常犯的毛病。

当我回到旧金山后，便立即去拜访了克伦·伦德加。我走进她那充满神

秘的“标价物品”的家中，她正在饱受乳腺癌的折磨，因为没有医疗保险，她没能得到全面的治疗，这使她看起来疲惫不堪、非常虚弱。

她反复强调：“如果你要提到我，一定要告诉人们这件事。”

尽管她有着严重的病患，但仍然欢迎任何尖锐的提问。她对陈璧璧的描述很专业，因为璧璧的鬼魂曾清晰地出现在她眼前。她说和其他鬼魂的交流常常不太清晰，就像手机进出服务区时一样。

她告诉我：“璧璧是一个很有进取心的人。”

我好奇地问她，我能否亲眼看到一次无意识创作的过程。克伦·伦德加答应要为我试一下，但不是现在，必须要等到她身体好些的时候，因为“接收信息”非常消耗她的精力。

不管结果如何，我断定这样的材料不容错过。在这样一座城市，陈璧璧就是一篇真实的文章，一个真正的旧金山人。

在不透露其他内情的情况下，我只说她叙述的在兰那王国失踪的十一位旅游者的故事，他们曾好几星期成为新闻头条报道的内容，每个读者都可能知道他们的故事。或许，伦德加在读了报纸以后，又在自己脑中虚构了一些内容。但是，我后来在采访别人时听说，在伦德加写的奇异故事里，还包含了许多从未被报道过的真实细节。

无论我们是否相信，活人能够与死者交流，但读者在阅读小说的时候，都愿意暂时将怀疑搁置一边。至少我们都曾经幻想过，通过别人的想象进入那个世界。

故事的述说者现在或曾经在我们的中间。

所以，我就这样写了本书中的故事，一个由伦德加的无意识创作引发灵感的小说。我保留了璧璧源于宗教和种族的观点，不同倾向的读者或许认为这些观点有狭隘之处。在这个真实事件中，有几个人要求我隐去他们的真名，而且，我也不能考证璧璧说的某些细节，因此我只保留了我觉得有趣的内容。另外，很多人在回忆时都会有润色，充满夸张和个人的意识形态，所以，小说有可能和事实有出入。

尽管你可能会认为，写作本书与佩兴斯·沃斯作记录一样容易。然而事实上我是依靠了很多人的帮助，才艰难地将碎片组合起来。至于采访，我要

感谢的人实在太多，在此无法一一列出，但他们自己都知道。

我感谢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（Asian Art Museum）和纽约的美国心灵研究学会向我敞开大门。愿读者能拜访他们，阅读他们丰富的藏书和档案，并向他们慷慨解囊。

在写本书时，我仍然没有机会前往兰那王国，无法亲眼看到书中提及的地方。所以，我很感谢维维安·扎隆借给我关于那个国家的录像带。比尔·吴教授对中国的佛教艺术和滇缅公路作了专业的评点，同时修正了璧璧一些关于文化影响的叙述，但是我仍保留了她叙述中的错误，我恳求吴教授能原谅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（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）的迈克·赫恩提供了对中国美学的独到见解。托尼洛苗圃的罗伯特和黛博拉·托尼洛解释了在竹林中到底发现了什么。马克·莫非的《最边缘：探索热带雨林冠层》（《The High Frontier: Exploring the Tropical Rainforest Canopy》）使我对生态系统有了鲜明而深入的了解（马克·莫非和书中的同名人物没有任何关系）。埃伦·摩尔整理了收集到的信息。动物行为学家伊恩·邓巴提供了狗的行为和驯狗知识，但本书描写的方法并不完全代表他的观点。

我不可能确证关于兰那王国的所有细节，我只能用虚构的人物来阐述“璧璧的报告”，也许这会使虚构与真实的界限变得不太清楚。

简单地说，璧璧的故事真实性可以从很多资料里找到，包括“小白哥”的故事，以及对南夷部族的战争。我对任何明显的错误表示道歉，很多错误无疑是我造成的，但有些是璧璧的。编辑茉莉·伊莱斯和艾米·泰珀删除了页面上的混乱，并说明我去了哪里，为什么会迷路。安娜·贾汀删除了大量令人难堪的内容。

最后，要特别感谢克伦·伦德加，感谢她允许我使用“璧璧的作品”，并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的问题，还像朋友一样欢迎我。

克伦于2003年10月因病逝世。

旅游者在兰那王国消失

为十一名美国失踪游客担心

梅·L.布朗 报道

旧金山《纪事报》特别现场报道：

12月31日，在曼陀罗金塔酒店的豪华酒吧中，习惯于奢侈的西方游客们，正在享受美国式昂贵的鸡尾酒。但没人庆祝即将到来的新年，因为有一条可怕的传闻：在兰那王国进行艺术之旅的十一名美国人，神秘失踪已近一周了。战战兢兢的游客们相互交换着传闻，有的说是去贩毒了，有的说由于冒犯神灵被绑架了。

这些来自美国旧金山的失踪游客，包括四个男人、五个女人和两个孩子，最后一次被看见，是在菩提湖的浮岛度假胜地。凌晨时，这些美国人和他们的兰那导游上船去看日出。这趟旅行通常是九十分钟。但他们再也没回来，连同他们的船和船夫。

这个湖有六十一平方英里大，包围在长满松树的群山中，还有古老的村庄和番茄地，地形极度复杂，很容易迷路。该度假胜地的东部通向另一个地区，那里因海洛因贸易而臭名昭著。以前这一地区不对游客开放，因为当地部落和政府间时有冲突发生。旅行社强调现在已没有问题了，很多度假地是由以前部落经营的。

这十一个游客的失踪，首先是由另一个团员柏哈利报告的。他现年四十二岁，在英国出生，是著名的驯狗师，在电视系列节目《Fido 档案》中为大

家所熟悉。因为前一晚食物中毒，柏哈利没有参加看日出的活动。当他的朋友们一整天都没有回来，柏哈利通知了度假地的经理，他抱怨经理没有及时向政府报告。

12月26日，旅游团二十六岁的兰那导游 **Maung Wa Sao**，英文名叫“沃特”，被湖对面 **In-u** 寺院的两个小和尚发现不省人事。**Maung** 头皮破裂，全身脱水，并可能有脑震荡。在医院的床上，他对警察说他回忆不起来发生了什么事。

直到12月29日，警方才联系了在美国大使馆的美国大使馆。“我们正在和兰那王国政府紧密合作。”美国使馆人员拉尔夫·爱森伯格说，“大家都十分关心十一名美国人在度假期间失踪这件事。鉴于事态发展还不明朗，这些失踪人员的身份还不便透露。”

如今，警察驾驶着快艇，沿着菩提湖开始了新的搜寻。在此期间，曼陀罗金塔酒店戴着白手套的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行李。

“这当然令我们紧张。”一位四十一岁、来自加州 **Palo Alto** 的生物技术投资顾问杰姬·克利福德正在匆忙地离开，“我们本来明天要飞到迦蓝城去看那些古老的寺庙遗址，但现在我们想订去泰国度假地的机票。”

杰姬·克利福德必须排队等候。因为很多旅客已前往机场做同样的安排。